

回忆太岳陆中

贾容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我怀念陆军中学

(代序)

多年来，许多同学都希望有一个反映太岳军区陆军中学的学习、生活、战斗情况的材料出来。贾容秀同志就是在这种愿望的推动下，在同学们的支持下，怀着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整理编写了《回忆太岳陆中》和《太岳陆中人员录》。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回忆太岳陆中》这份材料，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份可贵的史料。这份史料必将引起同学们的美好回忆，并将激发我们的革命热忱。现在多数同学都已年近花甲，有的已经离休，我相信在陆中革命传统的鼓舞下，我们的晚年将会过的更加充实而有意义，对此，我们应该真诚的感谢贾容秀同志。

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怀念的事情，陆军中学对我来说，就是最值得怀念的。我想借此机会略为表达对它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全国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少与人往来。但是不知怎的，一提出陆中的事，就引起我强烈地思念。记得一九五四年初，我得知历史教员张静烈同志的消息后，就匆匆地从中南海跑到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去看望他，虽经多方殷勤询问，也没能找到他的下落。直到最近才得知张教员已经去世多年。我特别怀念张教员，是由于在那日寇重重封锁、战斗频繁、艰难困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里，教学该是多么困难，但张教员教授我们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内容是那样的充实，观点是那样的明确。现在回忆他讲授的观点，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史料也是公正的，没有偏见的。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时候，有些重大的史实不提了，有的史实被歪曲了，就更不用说林彪阴谋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分子肆意捏造和篡改历史了。多少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吃尽了“左倾”错误的苦头，在清算“左倾”错误的时

候，我们怎能忘记张教员讲的“‘左倾’右倾殊途而回归，都是一样危害革命的，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反对”的教导呢。忆起这些，那面色微黑，身材瘦肖，目光炯炯，操着浓烈贵州口音，每个字发音都很重，而且间隔显明的神态，那态度严肃、作风朴实的张静烈同志的形象，就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也怀念操着四川口音的算术教员易澄同志，怀念那月光下，碾子旁，一边碾米，一边向我们讲解代数题解的情景，怀念他那教师的责任感，循循善诱的精神，兄长般的关怀。但是三十多年了，易教员现在哪里？谁人得知？我也深切怀念一切给予我们革命知识和真诚帮助的领导和教员同志们。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到山西沁源县去了一趟，看了阎寨和我们曾经住过的一些村庄。我到南石去看陆中的窑洞，当乡亲们知道我是陆中的学生时，有的要我去看他新盖的房子，有的领我去看出资逾万、正在建筑中的高大宽敞的戏台，有的热情地叙说当年军民亲如一家的情景，有的

领我上山去看他们新栽的幼松。啊！应该再次感谢南石、北石村的乡亲们，由于战争等等原因，曾被砍得精光的山头，而今又披上了绿装，那郁郁葱葱的幼树，已经茂密成林。乡亲们在谈话中赞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说这是第二次的“解放”。我还到下兴居去看望我们的房东。当我向院子走去时，使我几乎失望，那绿荫如盖，粗壮挺拔的老槐哪里去了呢？定睛一看，在那盘根错节的老根上又长出了三株高出房顶的幼树。光阴荏苒，三十八年过去，老房东已不知去向，年青的女房东，热情地打开重锁的楼门，让我又看一看当年住过的地方。主人热情地留我吃饭，但天色已晚，只好婉言谢绝，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接受了十几个她家树上结的核桃的馈赠，依依惜别。

这次我还专程到霍县三眼窑去凭吊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学和战友们。现在的三眼窑已荒无人烟，原来的村庄只留下残墙断垣，原来的居民也已一个不见。烈士墓在何处？惟见一个收割莜麦的老乡，说前面的山

腰石洞里有一石碑，不知是否烈士碑。我们按照他指示的方向，穿过荆棘攀上陡壁、进入石洞。原来这个石碑是光绪年间霍县大旱，为求雨而立的。说石洞里的三个窟窿（三眼窑大概也因此而得名）是这条河的源头，希望龙王爷保佑风调雨顺。站在洞口举目四望，漫山霜叶无故人，石乱溪横草径荒，谁能告诉我烈士安息在什么地方？只好再返回三眼窑就近寻找，但四周杂草丛生、灌木纵横，我已经完全失望。为了告慰烈士，为了安慰自己，为了向同学们说明情况，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我请求同行的同志为我在断墙边摄影留念。这时一个年青的林业工人急促地跑到我们身边，说他种树时见过一个墓冢。真是喜出望外。但一见那被荒草湮没的墓冢和隐约可见刻有“太岳军区陆军中学校抗日烈士墓”字迹缺了一角的三尺墓碑，不禁思绪万端无限伤感。我默念着：同学们，战友们！我受同学们、同志们的委托来看您们来了，大家没有忘记您们，人民没有忘记您们。您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献身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为祖国的强盛繁荣顽强奋斗。陪同我的沁源县委书记朱斌政同志也不禁动情，提议重修烈士墓地，让烈士的光辉永照人间。

太岳军区陆军中学，对我们来说为什么那样引人思念，那样值得感激。我想主要是由于它对我们大多数的同学的成长，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的这个缘故。

回忆一九四二年春，那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关头。为了渡过这个严重的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太岳军区首长决心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精简”，但是没有把我们这一批小兵“精简”回家，而是送去上学念书。这就是“陆中”诞生的历史背景。同学们！这对我们来说，该是多么幸运呀！我们能不感激这一正确、英明的决定吗！

我们也特别怀念同学们、同志们间的纯洁的、真诚的友谊和帮助。记得我们队最小

的同学高太生，他的新军装总是拖在膝盖以下，那圆圆的脸庞，明亮的眼睛，稚气的动作，是那樣的引人喜爱，同学们都戏呼他为“老高”。一次在老乡家准备上课，我们的排长双手一举，就把“老高”轻轻地放在柜顶上，并“严肃”而诙谐地说：“你们看，‘老高’嘛！就是比你们高！”同学们哄笑了起来，“老高”也羞涩了起来，但是他还得在排长的扶持下才能下到地上来。回忆在那战斗频繁的年月里，在那一夜之间要通过日寇三道封锁线，行程一百八十里，从太岳山走到吕梁山的极端困难的时刻里，如果没有领导的关怀和同学们、同志们之间的革命友情和互相帮助，要克服这些困难真是难以想象的。

回忆到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李树元、郝子英同学如何带领我们反“扫荡”的情形。一九四二年的秋已经深了，山上的橡子变得又黑又亮，莲翘也鼓起肚子，颜色发黄了，为了肚子吃得饱一些，换点咸盐，校部决定采集野生果实。我们两个班（二十余人）被

派到南石村东北方向的一个山沟。到后只采摘了一天，敌人就来了。由于敌人来的突然，来不及转移，只好就近隐蔽在住村附近的北山上。当我们还没有隐蔽好，敌人已来到东面的山梁上，奸诈胆小的敌人突然在半山腰停止了前进，用山炮向松林茂密的南山轰击，约半小时后，敌人看见没动静，就从我们隐蔽的山脚下向大川走去。对于敌人的每一个行为，我们都是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几乎是数着敌人一个一个，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但是敌人却不知我们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可惜我们只有两支枪，十余发子弹。天黑下来了，我们集合到一起，李树元、郝子英同学对我们讲了当前的情况和对敌情的判断以及我们的行动计划后宣布：为了行动方便和保密，我们这两个班从现在起改称“二沁游击大队”，李树元任司令员，郝子英任政委。宣布后，即带领我们向外线的沁县方向转移。在近一个月的反扫荡中，他们两人率领我们巧妙地躲过敌人的多次合围。为了侦察敌情，寻找校部，经常派出有经验的同

学进行侦察活动。记得曾多次派侯光德等同学化装成买肉的商人进行远距离的侦察。回忆当时的情况，不禁佩服李树元、郝子英同志的胆略和才能，佩服他们的沉着和决断。遗憾的是，从太岳区分别后，至今再未见面，据说郝子英同志已经牺牲，李树元同志下落不明。

太岳军区陆军中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但是它却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回忆和无限思念。它确实给予了我们文化科学知识，锻炼了我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奠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世界观，为我们以后为党为人民服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对于这些，我们将永远感激，永远不忘。

孙 岳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目 录

回忆太岳陆中	1
陆中诞生	2
文化学习	7
学习条件	17
学习环境	22
党政工作	29
奔赴延安	37
生产建设	46
重返前线	49
太岳陆中人员录	59
后记	115

回忆太岳陆军中学

一个革命组织象一部机器一样，是由大大小小这样那样部件组成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的陆军中学就是中国革命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部件。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艰苦困难的岁月，文化教育从来就是我军训练的重要内容。广大指战员，在行军作战、驻防休整中，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文化。在战争年代，为了组织部队的文化教育，连队配有专职文化教员。建国以后，为了尽快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全军大办速成中学。陆军中学，就是在日、伪、顽重重包围，斗争形势极其复杂，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抗日战争后期，创办的专门学习文化知识的学校。为我军培养和积蓄了一大批干部。

一个人的成长象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

是由长长短短这样那样阶段组成的。凡在陆军中学学习过的同志，陆中学习就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打基础的阶段。

正因为如此，太岳军区陆军中学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是同志们见面谈起这段历史来，仍然记忆犹新，意味无穷。于是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想想我们应该怎样走下去，就成了同志们的共同心愿。

下面就是我们对太岳陆中的简要回忆。

陆 中 诞 生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后方建立了大大小小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一年，情况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从正面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华北，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反复“扫荡”，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占区

有所扩大，根据地有所缩小，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战争处在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另一方面，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一件是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这两方面的情况，使抗日战争的进程有可能大大缩短。“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毛泽东选集》836页）在当时“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战争又遇到了极端困难，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克服困难，迎接胜利，一九四一年十月党中央发布了“精兵简政”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

为了积蓄力量，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培养建国人才，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决定：

各战略根据地应抽调一定数量的干

部，加以深造，开办陆军中学，学习以两年半至三年为标准，开始时期以国文和自然科学为主，使工农分子知识化变为现实。

太岳军区陆军中学就是遵照党中央这个决定诞生的。同时诞生的还有太行军区陆军中学，冀南军区陆军中学，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晋绥军区陆军中学。

太岳军区是晋冀鲁豫军区四个军区中的一个军区，位于南同蒲铁路以东，白（圭镇）晋（城）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是由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创建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以后，原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政治保卫队二一二旅、二一三旅等部转移到太岳区，壮大了太岳区的革命力量。

太岳军区领导机关接到党中央开办陆军中学的决定之后非常重视，一九四二年年关反“扫荡”结束，立即筹建。经过三、四两个月的紧张工作，调集了领导干部，选拔了

教员，准备了教材，五月一日，太岳军区陆军中学就在沁沅县的南石村组建完成并开始上课了。

太岳军区陆军中学校长由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兼任。副校长张力之同志，教务处主任曾延伟同志，政治处主任李一萍同志，总务科长曲敬忠同志。全校四百余人，依文化程度编为三个队。每队一名级任教员，队干部以级任教员为主。先后担任过级任教员的有郑方、徐克林、李光、韩伯寿，先后担任过队长的有杨冠农、覃觉非、徐恩溥、琚洪运、张志丰、易平，先后担任过政治指导员的有刘绍武、宋国栋、杨志、崔晋修、韩伯寿、郝英。

张力之同志主持全校工作。张力之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曾留学日本，因在日本进行革命工作，被引渡回国，长期做统一战线工作。张力之同志政治锐敏，才资过人，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很受大家尊敬。

太岳陆中的学员，是从各部队抽调的参谋、干事、文工团员、宣传队员、警卫员、

侦察员、公务员等，约占全校学员的三分之二，太岳军区教导大队的青年训练队全部转入陆军中学，约占全校学员的三分之一。学员年龄大都在二十岁以下，最小的只有十三岁。其中也有一些年龄较大，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如三队学员高志和同志，入学前是分区司令员，入学后，平时以普通学员身份和小弟弟们一起学习，反“扫荡”时，则是大队长，负责全校军事指挥。高志和同志学习刻苦，不耻下问，给年轻的同志们带了好头，是大家的表率。高志和、胡安顺、罗思海、邵钦聪、向福廷、丁国荣、肖兴荣、李绍文、杨绍光、李万华、李万乾、伏应喜、曾三魁、李宗诚、李天全、殷玉清等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拓家万、王贵丰是陕北红军，王自勉、赵敏、宋伊、卢林瑞、刘力民、李义之、李国英、刘国安、邢树新、仇铭经、郝英等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